

无论我们身处何方
是爱与被爱
让生命拥有了意义

*The Art Of
Hearing Heartbeats*

爱人的心跳

Jan-Philipp Sendker

[德国] 让-菲利普·森德克尔 著

孔央 译

 译林出版社

*The Art Of
Hearing Heartbeats*

爱人的心跳

Jan-Philipp Sendker

[德国] 让-菲利普·森德克尔 著

孔央 译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人的心跳 / (德) 森德克尔著; 孔央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8

(外国通俗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art of hearing heartbeats

ISBN 978-7-5447-4072-2

I. ①爱… II. ①森… ②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45117号

书 名 爱人的心跳
作 者 [德国] 让-菲利普·森德克尔
译 者 孔 央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杨 莉 汤 胜
原文出版 Other Press, New York, 2006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12千字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072-2
定 价 28.8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安娜、佛罗伦廷和乔纳森，
并纪念薇薇安·黄（1969—2000）。

第一部

第一章

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那老头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深埋在眼窝之中，似乎一直在盯着我看。尽管茶馆里其他人也会时不时地向我投来不怀善意的目光，但他的眼神却是最肆无忌惮的，就如同我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异类一般。

我尽力不去理会他，转而扫视了一下整个茶馆。这间简陋的小木屋里摆放着几副桌椅，地面干燥，满是尘土。一个玻璃柜挨着远处的墙壁，里面的糕点和饭团上爬满了苍蝇。旁边的煤气灶上，泡茶的水正在乌黑的壶中沸腾着。堆满橙色汽水的木箱躺在一个角落里。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如此破旧不堪的小屋。汗水顺着我的太阳穴和脖子流了下来，牛仔裤紧紧地贴着皮肤。我才刚刚安顿好坐了下来，突然间，老头就站起身，向我走了过来。

“姑娘，非常抱歉，直接就过来和你打招呼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坐在了我的身旁，“我知道这样做的确是很冒昧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并不相识，或者至少也因为你不认识我，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我。我叫吴巴^①，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你的事情，但是，我也承认这并不能够作

^① 缅甸人只有名，没有姓，一般习惯在人名前加称呼。对长辈男子或有地位的人，名字前往往冠一个“吴”字，以示尊敬。

为我这种唐突行为的借口。在陌生国度陌生城市的茶馆之中被陌生人搭讪，如果你觉得奇怪，这也很正常。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我希望，或者更加坦诚点儿来说，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机会已经让我等待太长时间了，既然你已经来到这里，我不可能默不作声，只是坐在那边看着你。

“准确地说，我已经等待了四年。有许多个下午，我都会在尘土飞扬的主街道上四处徘徊，看着为数不多的旅客从汽车里走下，来到我们的城市。偶尔，当飞机从首都飞来而我正好也有空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我们的小机场寻找你，但是，一切都只是徒劳。

“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

“我完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请你不要误会我。我只是个老头子，也不知道还可以活多长时间。我们国家的人都老得快，死得早。我的日子应该也快到了，但是，我还有个故事要告诉你，这个故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。

“你在微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头脑不正常，有点儿神经错乱，至少也是相当的古怪反常？你也可以这么想。可是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别不理我。不要被我的外表误导了。

“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是因为我在试探你的耐心。请你原谅我。这里并没有人在等你，对吧？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。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，陪我再坐一小会儿，朱莉娅。

“你很吃惊吧？你那可爱的棕色眉毛也变长了，这还是你第一次真正地看着我呢。你一定很震惊。你一定非常困惑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我却知道你的名字，而且这还是你第一次来到缅甸。你怀疑我是不是在哪里看到了你的名字，是夹克上呢还是背包上。都不是。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，我甚至还知道你出生的具体时间。我知道关于小朱莉的一切，她最喜欢的便是听她的爸爸讲故事。我这就告诉你，

她最喜欢的是《王子、公主与鳄鱼的故事》。

“朱莉娅·温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纽约。妈妈是美国人，爸爸是缅甸人。你的姓氏也是我故事的一部分，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它也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在过去的四年里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着你。我会慢慢地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解释清楚的，但是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相信爱情吗？”

“你在大笑。你可真是漂亮啊。我是认真的，你相信爱情吗，朱莉娅？”

“当然了，我指的并不是那些情感的爆发，使得我们过后又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，让我们误以为离开了某个人就无法继续活下去，使得我们仅仅只是想到可能会失去某个人便恐惧焦虑得颤抖不已。这种感觉非但没有丰富我们的生活，反而摧毁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会渴望拥有自己不可能拥有的事物，渴望抓住自己不可能抓住的一切。

“不是这样的。我所说的爱情，能够给双目失明的人带来光明，比恐惧更为强大。它能够为生命注入意义，自然的消亡阻止不了它，它还能够促使我们蓬勃地发展。爱是永无止境的，是人类心灵战胜了自私与死亡的胜利成果。

“你在摇头。你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你也完全不明白我所说的话。对此，我一点儿也不惊讶。我只需要你再等一等。一旦你听完我为了你埋藏在心底四年之久的故事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我只需要你一点点的耐心。现在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长途旅行一定把你累坏了吧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还是在这间茶馆，这张桌子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也是我见到你父亲的地方，实际上，当时他正好就坐在你此时坐的凳子上，讲述着他的故事，而我也正好是坐在现在的这个座位上。我承认，当时我感到很吃惊，很怀疑，甚至很困惑。我从来没有听别人讲过这样的故事。言语能展开翅膀吗？能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吗？能让我们着迷，带领着我们进入焕然一新的世界吗？能打开我们心灵

中最后的秘密花园吗？我不知道仅仅只靠言语能否实现所有这一切，但是，朱莉娅，那天你父亲的声音，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只能听到这么一次。

“尽管他的声音很低沉，但仅仅是听到他的声音，茶馆中就没有人不为此感动得落泪。他的话语组成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一个生命渐渐地凸显了出来，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魔力。那天，我听完他的故事之后，也和他一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。

“‘我并不是宗教人士，但是，吴巴，爱情是我唯一真正信仰的力量。’这就是你父亲的原话。”

吴巴站起身，双手摊开交叉着放到胸前，轻鞠一躬，步履轻盈，迅速地离开了茶馆。

我看着他，直到他消失在街道的喧闹之中。

不，我想把他叫回来。我相信爱情吗？这算什么问题啊。就好像爱情是一种宗教，你可以选择信或者是不信。不，我想告诉那老头，没有任何力量比恐惧更为强大，没有什么能够战胜死亡。根本没有。

我蜷缩着，无精打采地坐在矮凳上，感觉他的声音还萦绕在我的耳边。他的声音平静而悦耳，感觉还有点儿像我的父亲。

陪我再坐一小会儿，朱莉娅，朱莉娅，朱莉娅……

你相信爱情吗，相信爱情吗……

你父亲的原话，你父亲……

我头痛欲裂，筋疲力尽，感觉就好像刚刚从残酷无情的梦魇中醒来，仍然辗转难眠。苍蝇在我的周围嗡嗡乱飞，停在了我的头发、额头和手臂之上。但是，我却没有气力把它们轰走。我的面前放着三块干饼。桌上满是黏糊糊的红糖。

我抿了一小口茶。茶水太凉了，而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。我为什么要听那个陌生人说这么长时间的话？我本来可以打断他。或者我也可以离开。但是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止着我。正当我打算走开的时候，他说道：“朱莉娅，朱莉娅·温。”我完全没有料到，他喊出我全名的声音竟然会让我如此的心神不宁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他真的认识我的父亲吗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？他知不知道我父亲是否还尚在人世？知不知道他的藏身之所？

第二章

服务员坚决不肯收我的钱。

“吴巴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贵客。”他说道，弯腰鞠了个躬。

但我还是从裤兜里掏出了一缅甸元。这张钞票破旧污秽，服务员并没有收下。于是，我把它塞到了盘子底下。服务员把桌子收拾干净，但是却没有把钞票拿走。我用手指了指。他却只是微微一笑。

是因为钱太少了？还是因为这张钞票太脏了？我又拿出一张更干净更大面值的钞票放在了桌上。他再次鞠躬、微笑，但仍然还是没有动那张钞票。

屋外的温度甚至还要高。热浪快要把我融化了。我站在茶馆的前面，一步也无法迈出去。太阳照射着我的皮肤，炫目的光芒刺痛了我的双眼。我戴上棒球帽，压低帽檐，挡住了自己的脸庞。

街道上人潮如流，但是却出奇的安静。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车辆。人们要么步行，要么骑自行车。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停放着三辆马车和一辆牛车。路上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便是日本生产的小卡车，磨损严重，锈迹斑斑，塞满了年轻男子们用于谋生的手编竹篮和口袋。

整条街道上排列着低矮的单层木屋商店，上方是波浪形的锡顶。

店内出售的商品琳琅满目，大米、花生、面粉、洗发露，甚至还有可口可乐和啤酒。这里没有任何秩序——至少我完全无法看出来。

似乎每隔一家商店就会有一间茶馆，客人们在门口蜷缩着，坐在小木凳上。他们头上裹着红色和绿色的毛巾。男人们下半身穿着的并不是裤子，而是类似于围带裙的笼基。

在我的前方，一群女人把黄色的膏状物涂在了脸颊、眉毛和鼻子上，抽着长长的深绿色小雪茄。她们的身材非常苗条，但是看上去却并不单薄，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与轻盈与我的父亲一模一样，这也正是一直以来我对他的敬佩之处。

她们盯着我看的方式也很奇怪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庞和眼睛，同时又面带微笑。我无从得知这种微笑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一点点的笑意竟然也可以令人感到如此毛骨悚然。

也有人向我点头致意。为什么？他们认识我吗？他们都和吴巴一样，期待着我的到来吗？我尽量不去看他们。我走在主街道上，尽力加快了步伐，而我的双眼只是一直盯着远处某个似有似无的小点。

我开始想念我的家乡纽约了，想念喧闹的交通，想念道路上行人冷漠的脸庞，相互之间漠不关心。我想回去，只有在纽约，我才熟悉应该如何行走，知道怎样的举止合适。

主街道延伸了将近一百米之后便开始分岔。我已然忘记了旅馆的位置。我所能看到的只有巨大的三角梅，高度甚至超过了它们遮住的小屋。地面干燥，人行道上满是尘土，坑坑洼洼，深得可以装下篮球。无论我的视线移到哪里，一切都感觉陌生而又可怕。

“温小姐，温小姐。”有人喊道。

我几乎不敢完全转过身去，只是回头看了看。身后站着一名年轻

男子，他让我想起了旅馆中的侍者、仰光机场的搬运工、出租车上的司机，还有茶馆里的服务员。

“您在找什么吗，温小姐？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我说道，我并不愿意向这位陌生人求助，“是的……我住的旅馆。”我希望能够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，要是可以藏在今早入住的旅馆房间之中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“在山上呢，从这里往右拐。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到了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希望您在我们这儿玩得愉快。欢迎来到格劳。”他说道。他站着一动不动，面带微笑，而我便把头转了过来。

回到旅馆之中，我悄无声息而又敏捷迅速地经过微笑着的前台服务员，爬上宽大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，躺到了床上。

从纽约到仰光的整个行程，花了超过七十二个钟头。接下来的一整夜和半个白天里，我又坐在摇摇晃晃的大巴上。车里面挤满了臭气熏天的乘客，他们穿着肮脏的笼基和特敏、褴褛的T恤、破旧的塑料拖鞋。车上还有唧唧喳喳的小鸡和号叫不停的小猪。二十多个小时走过的路根本一点儿也不像路。要是你问我，我只能说它是干涸的河床。最后，我终于从首都仰光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。

我早就该睡觉了。太阳已经落山，夜幕也降临了。房间之中变得有些昏暗。我的箱子放在另一张床上，还没有打开。我环视着四周，视线不停地来回移动着，似乎我还需要提醒自己究竟身在何处。一台破旧的木扇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，高高地悬挂于我的头顶上。这个房间很大，简约的布置让我感觉置身于寺院之中一样。房门的旁边有一个简朴的柜子，窗户的边上有一套桌椅，两张床之间还有个小小的床

头柜。墙面粉刷得很白，没有任何装饰品，没有图画，也没有镜子。陈旧的木地板早已被磨得光滑。唯一的奢侈品便是一台小型的韩国进口冰箱，但是，它并没有在运转。晚风习习，从敞开着的窗口吹了进来。

在暮色笼罩中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与明亮的白天相比，此时此刻，我感觉自己与老头的相遇更加荒谬可笑，更加不可思议。我对此事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朦胧。幽灵般的影像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，我无法解释清楚这些影像到底是什么，它们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努力地去回想。他穿着白色泛黄的T恤，绿色的笼基，橡胶人字拖。他剃了个平头，头发花白浓密。他的脸庞布满了皱纹。我说不出他有多大年纪。六十，也可能是七十。然而，他嘴角也同样带着一抹微笑，我完全捉摸不透它的意味。是轻蔑嘲讽，还是同情怜悯？他到底想从我的身上得到些什么？

金钱。否则还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呢？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向我索取，但是，他的牙齿和T恤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。我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了。他可以从旅馆获知我的名字。他很可能是在与前台的服务员一起搞鬼。这个狡猾奸诈的老头，还妄图激发起我的好奇心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然后再给我占卜。他是个算命先生。不，不，他应该是个占星师。我可不吃这一套。他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

他是不是说了些什么来证明他确实认识我的父亲？据他所说，我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：“我并不是宗教人士，但是，吴巴，爱情是我唯一真正信仰的力量。”我的父亲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更不可能大声地说出来，而且还是面对着一个陌生人，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。或许我也只是在骗自己。我自以为懂得父亲的想法和感受，这样的前提假设不是更加可笑吗？我究竟有多了解他呢？尽管我自认为了解父亲，但是他怎么可能会突然就这样消失了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消息呢？他怎么可能抛弃妻子女儿，没有任何解释，从此杳无音讯了呢？

警察说，他在曼谷消失了踪迹。他可能是在泰国被劫杀了。

或许他在暹罗海湾的事故中遇难了？还是他希望换个环境，享受两个星期的宁静悠闲时光呢？也许他去了海边，在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身亡了。这是我们家人的猜测，至少也是警方给出的解释。

调查组怀疑我的父亲有双重身份。我母亲坚持说，她完全不了解他头二十年的生活，但是，调查组的人员并不相信，他们认为这种说法相当的荒谬。一开始他们甚至怀疑母亲与父亲的突然消失有关，要么就是共犯，要么就是行凶者。直到最后，所有一切都变得明晰，整个过程并没有涉及任何高额赔偿的保险，即便父亲被宣告死亡，也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利。这个时候，调查组才停止了怀疑。父亲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面，隐藏在很久以前他生命中那神秘的头二十年之中，甚至连我们——他的家人也无从得知。

第三章

我对他的记忆仍然还停留在四年前。那是我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天早晨。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外庆祝毕业，我甚至还有点儿不想归家。而这一天早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希望能以儿时惯例带来的安全感作为开始。我希望能够享受那种安全感。再一次地享受它。

或许我已经有了某种预感。

我的父亲很早就把我叫醒了，他穿着老式的灰色外套，戴着棕色的博尔萨利诺宽檐帽，就站在我的床脚。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经常看着他穿成这样去上班。每天早晨，我都会站在窗边和他挥手道别，有时候我也会哭鼻子，因为我并不希望他离开。即便在许多年以后，他的司机就在门外等着，他只需要走三步路就可以穿过人行道坐上豪华轿车，他却总是还穿着外套，戴着帽子。那个时候，他从来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衣着的款式，他只是定期买回来新的外套和帽子，而且还都是宽檐帽。他有六顶帽子：两顶黑色，两顶棕色和两顶蓝色。后来，他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款式的外套，甚至在纽约最保守的男装店里也没有，他便开始定制。

宽檐帽简直就是他的护身符。一开始，他买了一顶这种意大利式